

新民晚报

我和朋友讲解交椅的奇怪模样,它们带着铆钉,可折叠因此富于便携性,但长时间坐着,也易损坏,我和他们又讲到圈椅的圆婉柔和,你坐在上面,肘子可以倚靠,臂膀可以舒缓地放在月牙扶手上,坐着虽不及沙发那么舒服,可总是惬意。椅子们,除了圈椅和交椅,多半是那些有靠背又有扶手的扶手椅。而扶手椅,多半就是官帽椅和玫瑰椅,官帽椅带着曲线优美的靠背板,官帽椅带着曲线优美的靠背板,常常是S形,就是那种曲直的美,给人看了,十分的端庄和静美,若是南官帽,即那种搭脑与扶手及椅柱结合做成圆角皆不出头之椅,又有圆融文雅之态,无论如何,如果加之玫瑰椅的秀气,你可以觉得这些明末清初的椅子们,件件法度严谨,比例均衡,品格雅致。

法。如果再深入,古人讲求尊卑礼仪,行为有度,即使是坐具,也应符合人情所需,客人坐在哪里,主人坐在哪里,摆什么方位,着他们去上博看家具,看老家具看的是明式家具,看明式家具多半就是看的椅子。每次带朋友去博物馆看椅子,那些椅子也看



椅子的格调

利维

倘若你将那些古穆的器物看成独立的个体,那么,一旦它们被置于厅堂的空间,便又给人动静相宜的美感,这是很得体的说

恐怕细致的人家都会讲究;除此之外,一把椅子还要实用坚固。我读过李渔的书,他的生活美学也是离不开实际,并非那种不接地气审美。例如一把椅子,他说自己冬天坐在上面,若无设计,当然觉得冷,他不想亏待自己的身体,因此就设计了暖椅;再如炎夏,坐在椅子上又觉得热,他便另设计了凉椅。你看,追求美也得讲实际效果,古人不可能因为兼顾视觉美,而把自己弄得不舒坦,那是找罪受。东西看着舒心,用着舒服,又坚固耐用,那才算得上真正的美。我看过很多明式家具,每次有朋友跟着一起去上海,我就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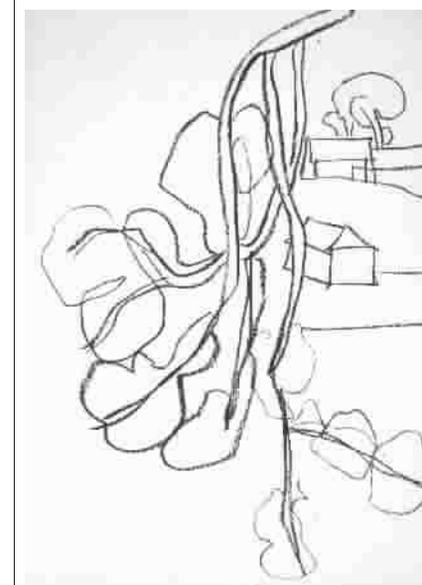
我,问我,学问有没有长进,有没有看到比上次更多的内容。每次我带朋友去看老家具,也经常喜欢看,器物总有“一眼”,我我一直习惯这么说,但却总不愿解释“一眼”的涵义。有一天,我读到田家青回忆王世襄的那本书,书名我忘了,作者在里面提到,对于器物,王世襄说好的东西要有“味儿”,这个“味儿”当然不是指气味。“味儿”,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词,什么东西一旦有了“味儿”,就意味着达到相当的成就和境界了,如说一件家具“明味儿足”,是对这件家具最高的评价了。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一样东西有“一眼”,指的就是那个“味儿”。那些器物为什么有味

儿,我不太搞得懂,不过,我晓得古人造物,尤其是那些伟大的匠人,他们总是将格调和品位摆在准确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丝不苟的认真劲!一个人为了掌握手工艺的诀窍,愿意花上很多时间反复做着一件枯燥的事儿,就为了把基本功练扎实了;然后,那个人还有很高的心气儿,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这过程到了最后,就成了一种习惯而为之的信仰,那信仰不是宗教层面的意思,但我想很多人是懂得我所说的意思的。如果我将这些理解,放到那些制作考究且简约至极的椅子上,想来是非常合适的。椅子是人做的,同时椅子上,又坐着人,简简单单的器物,没有累赘,可你分明看到了坐具每个细节的一丝不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气度,更看到了美,除了这些,我们这些活在物欲社会的现代人,若是体悟到古人如此造物、用物的用意,还要索求什么呢?

小島今昔

(新加坡)叶孝忠

上世纪60年代反战思潮席卷欧美,崇尚自由、和平的嬉皮文化兴起。人们不想面对这污浊的世界,找一个岛,一片无人的净土,仿佛只有沙滩和海洋,就能不问世事与世隔绝地生活。嬉皮们于是盯上了它,花儿飘到了伊比萨(Ibiza)。小島缓慢宁静的生活,无数美丽的沙滩,会让人产生幻想,世界竟是如此美好,战争和社会责任全被遗忘,及时行乐才是生命正业。旅人的世界没有秘密,这里有欧洲最蓝的海洋,最白的沙滩,最无所事事的日子,于是更多的慕名者来了。1957年,岛上只登记了12辆汽车,现在一到深夜,通往夜店的路上还会堵车。80年代,小島多处沙滩开始被造型难看的度假大楼蚕食,这几乎是地中海沙滩度假村的共同宿命。现在它早把宁静典当给夜夜笙歌。小巧的国际机场,每年要迎来超过600万的旅游人口,以德国及英国的包机最多。原来的老嬉皮,失去了家园,被驱赶到岛上更荒芜的地区。21世纪的嬉皮则已沾染了商业味道,嬉皮文化也成了伊比萨的宣传卖点之一。岛的东北部就有两个嬉皮市场,每周三及周六营业,老嬉皮及新嬉皮售卖富有民族风味的自制首饰及服饰,当然其中不少是进口自印度等地的廉价商品。“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依旧反商业,视金钱为铜臭,买东西时记得要狠很杀价。”旅游指南提醒着读者。在市场上,依旧能看见一些老嬉皮,一头懒得修剪的长发,蓬松邈邈的衣装,爱理不理地做着生意,在逛街讨价还价的比基尼少女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我向一个老嬉皮买了一个海星的坠子。他道了谢,笑了笑,接过钱,又埋头在手工活上,似乎这个世界和他没有半点关系。然而在科技交通资讯发达的今天,或许再也没有一座岛能轻易置身事外。我很佩服这些人,能坚持自己的信念,按照自己的想法放弃和放下。活得越久,反而越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嬉皮文化或许不再时尚,已经落伍了,但每一代每一个社会,总会有一些人,总要有一些人,对现实不满,对制度厌倦,不向世俗妥协,永远和自己及身处的周遭斗争,梦想着梦想中的桃花源。有人锄地,也有人摘星。正如整齐的园圃边上需要随意生长的野花。这个世界少了这些人,会失去多少精彩画面。他们的存在,不断提醒我们还有无数种活法,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一路吟唱

李磊文并图

飞蓬是我家乡的一种植物,别名小蓬草,开小花,它的瘦果上长有白色的冠毛,风一吹,扁扁圆圆的瘦果就轻飘飘地飞向远方。古人常借它抒怀,北宋诗人苏轼有“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这么灵秀的小花,一经诗句的浸染,便像是一幅离别的画。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四个好友有个约定,每年聚会一次。第一年是在一个朋友山清水秀的老家,四个人围炉把酒,带着彼此身上千山万水之外的

生如飞蓬

乔兆军

气息,想起来真是难忘。第二年聚会变成了三个,渐渐有了生疏感,明明有许多话要说,却一时又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再后来,谁也没再提相聚的事。我们是一朵飞蓬,散落在不同的角落,背负着责任和义务,为友情偶尔聚在一起,但这又是如此脆弱,经不起时光的淘洗。前不久回了一次老家,故乡的一切让我感慨万分:时间真像小偷,不知不觉就偷走了韶年华韵。拜访了村里几位老人。老人家里几乎都有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的一些地名,被他们用铅笔圈了起来。那圈起的地方,是孩子打工的位置,孩子换一个地方,就在新的地方画一个圈,用铅笔连起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计算着孩子的距离。有一位朋友要远行,

李磊画语

我揣着唯一的心弦/从日出
的地方出发/前往日落的方向/一
路吟唱/所有的相遇和离别

今宵灯谜

朱元达
老街旧巷成亮点 (影视演员)
昨日谜面:语言美 (滑稽演员)
谜底:陈靓(注:陈,说)

蜜蜂是一种辨向能力极强的昆虫,工蜂可以飞到离巢几千米远的地方采蜜,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巢。因为蜜蜂有一对发达的复眼,每只复眼由6000多只小眼组成,每个小眼有8个呈辐射状排列的感光细胞。晴天,蜜蜂利用太阳光辨向,阴天利用太阳光(穿过大气层、受到大气分子或尘埃等颗粒的散射而形成)的偏正

益达胺虽不会致蜜蜂死亡,但会伤害蜜蜂的神经系统。有的科学家从另一角度出发寻找根源,他们认为导致蜜蜂大量失踪的原因可能是手机等高科技产品产生的辐射。人们发现,把手机放在蜂巢附近,蜜蜂就不愿回巢。《纽约时报》曾报道说,一些科学家猜测,美国许多养蜂场的蜜蜂大规模失踪和美国大量种植转基因作物有关,不少机构都在研究这一问题,但至今没有得出定论。德国有一位养蜂人说,养蜂场周围的土地肯定有某种物质使蜜蜂无法生存,可能性最大的是抗虫害的转基因玉米。养蜂人为了让蜜蜂多酿蜜,用一种加了非天然添加剂的混合物喂养蜜蜂,影响蜜蜂的健康;另一方面,为使蜜蜂不得病,养蜂人还让蜜蜂吸食抗生素以防疾病感染,但实际上却干扰了蜜蜂体内天然细菌的生存。人造食品、转基因作物与蜜蜂失踪和死亡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有时候一个蜂箱会容纳3万只蜜蜂,生活空间太小,蜜蜂无法忍受;缺乏足够的营养、蜂箱里细菌和寄生虫滋生……这些恐怕也是造成蜜蜂减少的又一个疑似因素。蜜蜂的减少和消失不仅仅是一个蜂蜜产量的问题,而是有关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大事情。世界上有2万多种蜜蜂,都是喜欢花粉的。确保蜜蜂数量等于确保异花授粉植物正常结出果实和种子。

蜜蜂消失之谜

陈钰鹏



近几年来,国内外不断出现蜜蜂莫名其妙消失的报道。据悉,我国在10年内蜜蜂的数量减少了10%;而在欧美,蜜蜂的大量消亡已构成灾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诸如此类的“集体死亡”很有可能是蜜蜂的导航系统出问题了。美国科学家曾在蜜蜂体内发现一种名为“隆背蝇”的寄生虫,同时在隆背蝇和蜜蜂身上都发现有同样的病毒和真菌,于是推测这种寄生虫使蜜蜂受感染。正是这些受感染的蜜蜂在离开蜂巢后变得呆头呆脑,失去了辨向能力和对肢体的控制能力,从此就找不到“家”,最后冻死在野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昆虫学家推测认为,导致蜜蜂导航系统出问题的植物中存在的一种特殊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就是农民用来杀灭作物害虫的农药,它经过植物的循环系统进入新叶或花朵,而蜜蜂采花粉时便受到农药的感染。目前欧美用得最多的农药是新烟碱类杀虫剂“益达胺”,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已经发现,

了。几天后,一位文友回复我,因为我经过核对,发

最近,笔者出了次洋相。一位朋友转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信里“摘抄”了诗仙李白的九首七言和五言诗,每一首居然都隐藏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李白对今年新闻的预言!其中一首的句首和另一首每一行的第三字分别可连成“二零一四西修败”及“二零一四修国夺冠”,另一首诗的首句竟能连成“黄海波嫖娼被抓”!我敬佩有人竟如此有心,能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找到这些有趣的诗词,于是不假思索迅速转发给自己的多位文友共享。

玩笑开到李白头上

马蒋荣

诚信和道德的底线。像我这样因无知而难为情还是小事,可就麻烦了!

我笑到最后说:“你网友最后说:‘你玩了!’”



祖母去世一年有余,我常常会想起她老人家。回到老家的时候,看到照片上祖母慈祥温和的面孔。她身穿灰黑色的卡其布的长衫,头上包着黑色的帕布,露出一双曾给过她皮肉和心灵伤害过的小脚,双手搭在膝盖上,坐在一架空荡荡的田野,绿草茵茵,碧空万里。这张照片是在几年之前照的,祖母当时年龄已高,去世时九十四岁。我们晚辈想到祖母的时日已不会太多,犹如熟透的果子,经不起风吹雨打,说哪天不在就不在了,于是给她留下了这张遗照。

我的祖母是曾任村人。她的一生颠沛流离。她生于民国初年,幼年丧父,在我的曾外祖母的拉扯之下,十三岁不得不嫁入赵氏家族我祖母的门下,我的曾外祖母也跟随祖母一同往赵氏家族谋生。祖父身材高大,品行端正,心正率直,头脑精明,做过生意。但因劳累过度,早年病丧,丢老弃小。祖母没有改嫁,而用一双变形的小脚担起家庭沉重的担子。时年祖父四十三岁,祖母四十二岁。

祖母无比坚强,她擦干眼泪,抚育了三个儿女,为三位老人送了终。含辛茹苦,饥荒,水旱,她都带着三个孩子挺过来了。但是,日子稍有眉目,在一次车祸中,父亲离开了人世,时年三十九岁。白发

人送黑发人,祖母内心的悲痛是用言语难于表达的。我看到祖母的眼泪打湿了她的头巾,一根根白发笼罩着干瘪收缩的脸庞。像一朵大白花怒放,在父亲冰冷的躯体旁。祖母的哭声很小,很微弱。或许声音已不能表露她内心的悲痛。祖母在颤抖的声音中告诉了我,她还有她的三个孙子。是啊,她的三个孙子已经长成林,她不再担心独树不成林。祖母一生生育过八个儿女,最后只养活三个。我的大姐,父亲和小姨。祖母在四十岁时生下了我的父亲,听说我父亲的上面还有好几姊妹,除了大姑外,都因疾病没能

医就而夺走了弱小的生命,在父亲的后面,小姨是唯一的幸存者。小姨才几个月,祖父就命赴黄泉,撒手西归。凭着祖母坚强的性格,小姨才幸存了下来。我痛惜祖母的命运,她的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但她都挺了过来,坚持到九十四岁。是什么支撑着祖母痊愈的身心呢?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是节衣缩食的。记得很多次,母亲要为她做新的衣服,都被她坚决地拒绝了,她说,她有穿着的,留着给孙子交学费什么的用吧。寒冬腊月,祖母翻出她的一件筋筋扭扭的破棉袄披在了自己瘦弱得只剩下一把老骨头的身上,也不穿母亲为她缝起的新衣服。母亲坚决不让她穿,因为母亲害怕别人说闲话,儿子不在世,是不是儿媳虐待老母亲。我亲眼看到母亲和祖母在堂屋抢衣服的情景。最后母亲以失败告终。祖母走得很干脆。在她即走的最后时光里,头没昏,眼不花,生活能自理。她的一生虽然历经困苦,到头来也算是好人好梦吧。



七夕会
行旅印痕



花灯
给我“转发”李白的这九首七言和五言诗,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伪作!不仅查遍《李白诗全集》也均不见踪影,而且仅有的几行质量高一点的诗句,也都是从其他唐诗中借用来的。